



“活教育”与乡村、童年的化学反应

这群农村幼儿教师有着非一般的课程建设“冲动”



挖河、架桥,都不在话下。(本报通讯员 徐销君 摄)

□本报记者 黄莉萍

玩泥?“那就挖条河吧!”

“空中”木屋的底部能做什么?“建‘高铁’,造‘飞机’……”

……

面对这样的一群农村娃娃,作为教师,能做什么呢?

“认真观察,及时捕捉,和孩子们讨论,帮助他们动手创造……”这些已经将陈鹤琴“活教育”思想融入血液中的农村教师将目光投向儿童,投向了乡村社会,“大自然、大社会都是活教材!”

玩嗨了的乡村幼儿园

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中心幼儿园,坐落于一片绿油油的农田之中。

进入幼儿园,巨大的视觉反差会令人呆上个半秒。一群群小黄帽,在沙水区、涂鸦区、表演区、搬运区、拖拉区、骑行区、综合体能区、投掷区、自选游戏区……热火朝天地忙碌着。而在每个区域,教师和小朋友一样,如同小蜜蜂般不停歇。“我们在密切观察,及时发现游戏中孩子们冒出来的新想法,并帮助他们。”该园教学主管陈芳这样告诉记者。

于是,综合体能区里会冒出个野战演习,衍生出个战地医院;建在“空中”的小木屋下挤了太多想乘凉的娃,有孩子说要售票了,有孩子说要像坐高铁一样,孩子们就开始造“高铁”……轮胎、钻圈、小跨栏、梯子、砖块、木板、绳索等,是道墟幼儿园每月都会不断添置的建构材料。教师章玉蓉开始有意识地带着孩子们创造世界。当她的“我的城市规划”主题遇到教材中的“建筑工人辛苦了”主题时,孩子们就开始寻找家乡最美的建筑,用建构材料建起心中的最美建筑;遇到“5·12”地震演练,引导孩子们讨论“怎么去帮助受灾的人”“如何重建学校、公园,还有最坚固的房子”……

老屋、高楼、别墅都是怎么建造的?“答案是不是最‘正确’不重要,孩子们会开始观察身边的建筑,观察建筑工人如何工作,就是最大的收获。”

章玉蓉说。

同样是“建筑工人辛苦了”的主题,结合家乡特点,上浦镇中心幼儿园玩起来路子更“野”——在孩子们的提议下,教师杜雪丽带着班里的娃娃们花了一个多星期,硬生生地在幼儿园里挖出一条近2米宽的“曹娥江”,还建了两座可以通行的“上浦闸大桥”。

“你看,孩子们发现泥土太硬,就浇浇水让泥土变软;发现自己力气太小,就邀请了幼儿园里力气最大的门卫伯伯和保育员阿姨帮忙一起挖……”上浦幼儿园园长朱胜芳将孩子们挖江架桥的全过程拍摄了下来。每次回放视频,她都抑制不住激动:“孩子们观察家乡的江、桥,设计构建流程、讨论所需材料,不断解决遇到的问题,太棒了!”

杜雪丽每看一回视频就乐呵呵地开心一回。在她眼中,当桥墩泥土太松,孩子们用脚跳着踩、木板敲、手拍等方式把桥墩周围的泥拍实;像小蚂蚁一样扛的扛、抬的抬,一起把沉重的木桩(桥)成功地架上“曹娥江”;大桥造好后迫不及待冲上去欢呼,从桥上跳水里嬉戏,甚至钻进桥洞里玩耍……每个孩子,都是那么可爱。

灵光频现的项目式课程

因位于越窑青瓷的发源地,“泥玩”,成了上浦幼儿园的特色课程。幼儿园逐渐开发了越窑青瓷、越窑泥工坊、户外泥趣活动、泥塑活动等在内的园本课程。“孩子们可以通过对青瓷碎片的创意创想;通过在树林里挖泥巴,在泥池里玩水车、筑沟挖渠,在泥墙上玩泥炮仗、做泥雕……自由探索、创作、观察、记录、运动,充分发展意志力,提高解决问题、沟通合作、想象创造的能力。”朱胜芳说。

在上虞区,越来越多的农村幼儿园在当地教育部门的政策、资金和技术等支持下,加入到基于“活教育”、融入本土资源的课程改革队伍中。

2013年,一面靠水田、一面接树林的东关街道中心幼儿园成了上虞区课程改革的实践园,重点承担了游戏性种植饲养区的创设与管理任务。幼儿

园渐渐有了一个以小农场为中心的集种植园、动物园、果园、花园为一体的智慧乐园。“我们只是设置了课程框架,课程的开发及走向,是紧跟着孩子们的步子的。”园长朱惠汝介绍,“百味园课程最精彩的就是不断生发的项目式活动。”

分别在黄土、泥土和沙子里种下玉米的种子,几天后,沙子里地先长出两颗小苗,再后来,泥土地里也长出一颗;雨后,孩子们在农场紫甘蓝上发现晶莹的水珠,开始思考:“为什么有些叶子上有水珠,有些却没有?”下雪天农场大棚倒塌,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又该如何建?大班开始通过建构区的尝试验证自己的猜想;小羊、小兔的喜好小朋友们都知道,农场里常见的青蛙、蜗牛、蚯蚓等又喜欢什么呢?……

教师们发现,课程建设,似乎变得越来越可以“随手拈来”,创意的火花在孩子们的言语中不断闪现。在东关幼儿园,如今有着很多有趣的班本课程。为了预防感冒,食堂为每个孩子准备了大蒜。可是有的孩子不喜欢吃大蒜。于是,一个种大蒜、保护大蒜、画大蒜、拔大蒜、比大蒜、创意装扮大蒜的项目课程就此产生。渐渐爱上了大蒜的孩子们说:“哇,腌大蒜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哦!”夏琳霖、张子诺等30个小朋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。因为,用画笔画下了整个过程的他们,都是这门课的原创者。

“咱们要不要加个班?”

“全区35篇一等奖的优秀案例,我们有8篇,一等奖第一名就是章玉蓉。”如今,令道墟幼儿园园长陈丽英骄傲的不仅是2018年报送9篇案例8篇获一等奖,报送9篇论文6篇获一等奖这样的斐然成绩,更是教师们抢着参加教研活动、抢着写论文等的积极状态。

“课改前,在类似的评比中,偶尔能拿到个二等奖,都是惊喜。”教师们如此巨大的变化,花了不到4年时间。2015年,陈丽英带领教师们开始了绿色环境主题的本园课程建设。2017年,课题《以项目式学习开展绿色主题教育的实施策略研究》立项。

“乡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,如何让低龄儿童理解并作出自己的选择?”“从认识有绿色标记的食品,到研究生长过程健康的绿色食品,我们发现,课程活动是弹性的、可以调整的。”“先对项目进行评估,并在实施过程中思考‘通过我的介入和指导,能帮助幼儿获得更好的经验和发展吗?’”“如何为孩子提供一个可以提问、寻找资源、应用信息、再进一步提问的学习环境?”……

在这样对自己的“逼问”中,道墟幼儿园的教师们发现,自己需要研讨和寻求帮助的问题越来越多。“一旦教师们遇到困难,我们就开展教研;如果园内教研也不能解决,就组织教师们

外出培训,或者邀请专家来园解决。”陈芳介绍,如今,该园几乎每天中午都有不同形式的研讨或展示活动。教师们的惊喜也越来越多。“立夏吃茶叶蛋,一个小朋友问‘蛋是小鸡的宝宝,万一把小鸡吃到肚子里去了怎么办?’”教师王慧就开始带着孩子们分别用沙子、干草、肚子和孵蛋箱“孵蛋”。“孩子们的问题越来越多,我们生发项目式活动的灵感和资源也就越来越多。”王慧发现,虽然探究的过程困难重重,却成功吸引了几乎全园孩子、教职工、家长的关注,“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加入进来,一起收获着小鸭子出生、成长带来的发现之旅的快乐!”

这样的快乐,同样吸引了有着66名小朋友的长塘镇中心幼儿园的教师们。这所只有10余名教师的农村幼儿园,课改才刚刚起步,教师们都很心急。

2018年,上虞区出台了以乡贤陈鹤琴先生幼儿教育思想“活教育”为品牌的3年行动计划,每年出资100万元帮助幼儿园开展课程改革。“区里配套出台了课程改革合作片区、帮扶圈分布的通知,让城区幼儿园与骨干乡村幼儿园、骨干乡村幼儿园与薄弱乡村幼儿园分层级对应帮扶。”上虞区教育体育局幼教办幼儿教育教研员董秋艳告诉记者,该区还成立了以省特级教师、名园长、名师为主要成员的改革指导小组,承担问题诊断、解惑支着等职责,引领全区幼儿教师提升课程开发、实施以及评价等能力。

“董秋艳老师几乎每个月都会来帮助指导;我们的教师每个月都能前往结对的东关幼儿园参加集体教研活动;去年暑假,东关幼儿园还派了10多位教师来培训我们。”在长塘幼儿园园长金樱眼中,那些都是幼儿园的“贵人”。课改一年后的今天,令她欣慰的是,今年“六一”展演,孩子们的出色表现让家长們交口称赞,“孩子们这么能干啦,我们不要去城里读幼儿园了!”令她最感动的,是每当寒暑假、国庆、五一放假前,教师们总是会主动跑来问:“金老师,我们几号加班?”



孩子们用软梯、绳索、木板等造完“高铁”后,又造了一架“飞机”。

编者按:立德树人,是新时代各级各类学校的根本任务和共同使命,也是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。

5月22日,沪浙皖苏四省市教育报刊总社(教育宣传中心)共同开启了“新时代新使命·长三角”的学校立德树人发现之旅。本栏目将陆续呈现长三角地区8所优秀学校探索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精彩故事。

□本报记者 张纯纯

面对一年级新生,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校长何学锋总是会问他们:“你想要在班级里承担什么岗位?”而面对五年级学生,何学锋则喜欢问:“你每天早上想不想来学校?”

“这么问一年级新生,是要让小学生自己主动参与班级管理,培养他们‘我要参与我要做’的意识。而对于高年级学生,则要时刻关注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状况,保证他们以健康的身心进入中学。”何学锋认为,只有助力每一个孩子主动成长、健康成长,孩子们才能享有童年生活的充实与幸福。

从未固定的成长体验课程

去年暑假,闵行区实验小学的6000多名学生走出空调房,走上街头“寻找”夏日里的城市。有人在找“夏日里的餐桌”,高温暴雨下市民们的蔬菜供应如何得到保证是他们所好奇的;有人在找“夏日里的气候”,他们想要知道这个频频遭遇台风、大潮的城市,有哪些防台、防汛的措施;还有人在找“骄阳下的坚守”,那些在烈日下坚持工作的身影让他们心生敬佩。

这是闵行区实验小学“蒙正”学生成长体验课程中“缤纷四季”板块下的一次夏季实践活动。“最初学校里的活动都是跟着节日走的,比如书香节、艺术节、科技节等,但慢慢地我们发现这样的活动形式‘营养搭配不均’,书香节拼命读书,难道过了书香节就不阅读了吗?”于是,在2016年,闵行区实验小学将原本的“缤纷节日”转换为“缤纷四季”,以季节为主题,开展校园综合性活动,学生在语文、数学、音乐、美术等各个学科的学习经验都可以在活动中派上用场。春天里的“花帽子节”“风筝节”,秋天里的“落叶广场”,冬天里的“节日味道”……学生们在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主动与季节对话。

除了“缤纷四季”,成长体验课程中还有“健康养成”“蒙娃当家”“仪式庆典”“开心远足”“自主探究”等五大板块,每一板块的目标和内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融,满足学生不同方面的成长需求。“我们的成长体验课程始终没有固定下来,每个板块下的主题每年都会发生变化,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,对学生发展的要求在不断更新,我们的教育理念也在不断更新。”何学锋强调,“唯一固定不变的就是,我们坚持把课堂还给学生,把班级还给学生,助力每个学生主动健康成长,而不是替代他们成长。”

在闵行区实验小学,学生是班级管理的绝对“主角”,如果对某个班级岗位有兴趣,那么就自己报名,出现竞争者也靠自己协商。等学生对某一岗位的新鲜劲慢慢褪去,教师们会在“幕后”静悄悄地进行岗位升级和岗位轮换,并提出更高的要求。等到了高年级,则引导学生去参与年级里的岗位与活动。“同样是卫生管理岗位,我们有‘橱柜美化师’‘黑板清洁员’‘垃圾管理员’等,我总是要让老师们把岗位分得细一些、分得多一点,给更多的孩子提供体验机会。”何学锋是这场“大戏”的总导演。

让每一位教师感受到“被关注”

与学生们一起主动健康成长的还有学校的教师们,“‘我要参与我要做’的理念一直渗透到教师队伍建设中”。

4个校区500多名教职员工,如何激发他们的主动性,何学锋有自己的小秘诀,“教师也需要及时的肯定和表扬!”

于是,“教育人生录”和“创意工作榜”出现了。“课堂教学”“教学理念”“爱护学生”……每个月,教师们以学科组为单位,将自己在教研活动中的创意,或团队建设中的妙招,上“榜”入“录”,并在校刊的相应栏目中刊登。

渐渐地,一些创新做法不断涌现出来:“成长树”兑换的班级管理新招、以“谜”激趣的英语课作业……这些教师个人的“小成功”不断被捕捉放大,最终汇聚成学校办学的“大智慧”。“在教师人数较多的情况下,让每一位教师都感受到‘被关注’是非常重要的,尤其是新教师,绝对不能让他们做可有可无的人。”何学锋说。

2009年,林燕琴还只是一位新进的美术教师。她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在学校楼道墙壁上设计了“心灵泡泡”,插卡式的设计可随时更换学生的作品。第二年,学校将校园文化环境的整体设计和布置任务交给了艺术创造力“爆棚”的她。再后来,由她负责的“创艺魔方”社团成立,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她的指导下一起开展美术创意实践活动。旧毛线、老树桩、废旧轮胎……校园里的角角落落都被学生们赋予了生命的灵动。

(下转第4版)

立德树人:新时代新使命

长三角

□徐益锋

习惯养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,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。不少学校会将某一个月定为“习惯养成月”,月末还会开展诸如“习惯养成月最美少年”等名称的评比活动。比如笔者所在的学校,每班能够评上的名额控制在班级总人数的40%,这些“习惯养成月最美少年”还可以得到参加学校“习惯养成月观影活动”的机会。

月末,按照计划和对学生作出的承诺,各班40%的学生都到学校剧场观看电影。电影是有趣的,观影的学生们更是心花怒放。听着同事、家长对这项工作的认可,作为德育管理工作者的笔者,内心是欣慰的。

然而,笔者同时也想到,还在教室中的其他学生,他们此时是一种怎样的

心情?笔者去采访了他们。有一位学生说:“这个月,我认为自己表现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,但有一天上课思想开小差被老师发现了,于是以前的努力和进步都白费了。”还有一位学生说:“这个月,我各方面习惯都很好,可是班里只能评15个,最后我没有选上。”

笔者开始对“评奖细节”有了更多的思考。

一、“限”还是“不限”?

学生都是可爱的,他们的努力和进步都值得为之激动、为之喝彩。显然,“习惯养成月”中,全校学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与进取。对此,应理所当然地鼓励他们,为他们竖起大拇指。

然而,当不断努力、不断进步的学生不能评上“最美少年”时,就应该反思:“我们是否真的在保护孩子们的积

极性?”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是属于自己宝贵财富和荣誉,不应该是与别人比较出来的,应该鼓励与肯定一切“最美”,而不应该有名额限制。

二、“奖”还是“不奖”?

奖励“最美少年”看电影,这确实是一个创意之举。在良好行为习惯养成中,电影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。

然而,笔者又在反思:把评上“最美少年”奖励观影机会的消息提前告知学生是否合适?良好行为习惯养成应该是自发的,是基于内在价值认同的习惯优化和保持的过程,不应该是单纯基于外部诱惑的过程。虽然“习惯养成月”中,学校非常重视通过各种方式引发学生的价值认同,引导学生知行合一。然而,把评上“最美少年”就奖励观影机会的消息提前告知学生,不免让人产生对学生良好表现动

因不纯的担心。

三、“听”还是“不听”?

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。教育的过程不应是学生对教师的绝对服从,它要求教师遵循教育规律,尊重学生立场,运用有效的教育方式实现学生对教师教学的内心认同。

德育工作者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面对学生?笔者认为,放低姿态,倾听学生,才能使教育成功成为可能。

如果笔者不主动倾听学生的声音,也就不会知道他们的坚持与努力,不会知道他们对未能评上“最美少年”的失落,不会知道德育工作中更多需要优化之处。学生才是学校的真正主人,打破“教育霸权”,营造“民主校园”,变一厢情愿的“灌注式”教育为你情我愿的“吸纳式”教育,需要教育工作者作更多的思考与努力。